

推磨虫 豆丹 纺织娘 马蜂
 耙地虫 蚕 小皮匠 蚂蚁
 卖盐的 蜜蜂 灶马 蝴蝶
 山水牛 蚂蚱 偷油婆 露猴
 萤火虫 洋辣子 苍蝇 金子
 刀螂 吊死鬼 蚊子 豆娘
 蝉 磕头虫 虱子 花大姐
 蜻蜓 放屁虫 臭虫 草蛉
 旱螺 臭鼬子 蛇蚤 蝓
 鼻涕虫 土鳖子 屎壳郎 食虫
 蚂蟥 西瓜虫 蝎子 蜈蚣
 土狗子 蜘蛛 蜈蚣 竹节虫
 蜈蚣 蜈蚣

虫

韩开春 著

新
 平
 知
 学
 社

PDG

黄山书社

虫 虫

韩
开
春



黄山书社

黄山书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虫虫 / 韩开春著. --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0.3

ISBN 978-7-5461-1068-4

I. ①虫… II. ①韩…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154号

虫虫 著者：韩开春

出 版 人：左克诚 出品策划：良友书坊 责任编辑：刘媛媛
特邀编辑：毛海红 责任印刷：郝民霞 装帧设计：良友创库·李欣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营销部电话：010-65513628

印 制：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532-86828878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9 字数：120千字

版次：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1068-4 定价：36.00

目 录



前言 与虫为伍 · 001

推磨虫 · 002

耙地虫 · 006

卖盐的 · 010

山水牛 · 014

萤火虫 · 018

刀螂 · 022

蝉 · 026

蜻蜓 · 032

旱螺螺 · 036

鼻涕虫 · 040

蚂蟥 · 044

土狗子 · 048

豆丹 · 052

蚕 · 056

蜜蜂 · 060

蚂蚱 · 066

洋辣子 · 070

吊死鬼 · 074

磕头虫 · 078

放屁虫 · 082

臭鳖子 · 086

土鳖子 · 090

西瓜虫 · 094

蜘蛛 · 098

纺织娘 · 102

小皮匠 · 106

灶马 · 110

偷油婆 · 114





苍蝇 · 118	花大姐 · 178
蚊子 · 122	草蛉 · 182
虱子 · 128	蚰蜒 · 186
臭虫 · 132	食虫虻 · 190
蛇蚤 · 136	食蚜蝇 · 194
屎壳郎 · 140	蜾蠃 · 198
蝎子 · 144	竹节虫 · 202
蜈蚣 · 148	蜉蝣 · 206
马蜂 · 152	
蚂蚁 · 156	
蝴蝶 · 160	
露猴子 · 166	
金龟子 · 170	
豆娘 · 174	



与虫为伍

我的童年是在苏北平原废黄河边上一个叫做时庄的小村子里度过的。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许多抹不去的痕迹，这其中包括和小伙伴们在春天在旷野里放风筝，夏天下河游泳扎猛子，秋天在打谷场上尽情玩打仗游戏、捉迷藏而不知东方之既白，或者去隔壁王大伯园子里偷已经成熟的香瓜，冬天在冰面上打陀螺，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与虫为伍的点点滴滴。

那些千奇百怪的虫儿们让我流连忘返。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会去盛开着金黄花儿的油菜田里捉蜜蜂、捏蝴蝶；能把地烤出火来的夏季，我光着脊背追蜻蜓、逮螳螂，村子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韩家的小小子喜欢这些小虫子。有时，我会因为呆看蚂蚁搬家而忘了回家吃饭，直到母亲拎着耳朵才恍如梦醒。

如果，你在乡间一条僻静的小径上，或是一个废弃了的场院旁，看见一个撅着屁股、哈着腰的孩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么，请你别去惊动他，因为，他很有可能正在和他亲密的伙伴——虫儿——对话。

推磨虫



中文俗名白星花金龟，别名铜色白纹金龟子、白星花潜、白星金龟子。属昆虫纲，鞘翅目，花金龟科。体色多为古铜色或黑紫铜色，有光泽；前胸背板、鞘翅和臀板上有白色绒状斑纹；前胸背板上通常有2-3对排列不规则的白色绒斑。寄主为杨、槐、桃、麻栎、苹果、枇杷、葡萄、榆树、玉米、高粱、樱花、月季、木槿、海棠、碧桃、杏、金针菜等花木。成虫咬食寄主的花、花蕾和果实，影响寄主开花、结实，严重降低花卉的观赏价值。





我们庄上推磨虫的家在榆树上，这个秘密起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跟我喜欢捉昆虫有关。毒毒的大日头下，在二姑奶家门前菜园子里扑蚂蚱、在瞎爹家篱笆墙上捏蝴蝶的那个光着头浑身冒着油光的野小子，不用问，二姑奶和瞎爹就能知道，不会是别人，准是老韩家的小小子。那一天，我追踪一只狡猾的绿蜻蜓，这只蜻蜓真是好看，绿绿的，个头大大的，飞起来的样子真像一架直升机，我在前庄大舅爹家的菜园篱笆上发现它的时候就被它迷住了，我蹑手蹑脚地慢慢靠近它，伸出右手的拇指食指组成钳状，悄悄捏向它的尾巴，好几次，都在我的手指快要碰到它那一张一合两片小舵一般的尾巴尖时的一刹那，翅膀轻轻一振，有着一圈一圈黑色条纹的长长的尾巴就从我那还没合拢的“钳子”中脱落了，这大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捏了这么久的蜻蜓，还没丢过这样的人呢，我发誓不捉到它决不罢休。这次它落在了我家的一棵刚桔树上，到了我家的地盘，你还想跑吗？我又一次悄悄靠近它，刚桔的针子好硬、好长，我手一伸，就被刺了一下，一颗血珠立刻冒了出来，



一哆嗦，弄出了声音，眼看到手的绿蜻蜓又一次扬长而去。好糗，我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在刚桔树上，回身从家里拿出一把斧头，高高扬起，就要砍向它。等等，那是什么？就在我斧头高高扬起的一瞬间，我发现那棵二碗口粗的榆树干上有一片蓝汪汪的东西在动，在烈烈的正午的阳光下一闪一闪，我惊呆了，那么多的推磨虫，结成了团，能有几十只吧，就在我眼前的这棵榆树上，我一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我发财了”，巨大的喜悦让我成了一尊雕像，那个中午，一个大张着嘴巴、举着斧头、浑身冒着油光的小子，在毒毒的日头下一站好久，老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夏天的推磨虫是乡间孩子的一件宝物，扁扁的，近似长方形的身子，背上的两片硬翅蓝汪汪地像涂了油，仿佛泛着幽幽蓝光的优质钢材，上面还有几点白白的星子。藏在硬翅下的薄如蝉翼淡紫色的软翅才是它飞行的利物，飞起来会发出嗡嗡的响声，动静较大。腹部坚实，就连那几条腿都十分有力。感觉像一辆装甲车，有着无穷无尽的气力。推磨虫因为身体的庞大，飞起来的时候有点像喝多了的醉汉，东一头西一头地没个规律。孩子们举着大竹扫帚，也就东一头西一头地扑，终于抓住一只了，就在它的头颈部和翅膀交界的地方插上一片苇篾，苇篾的另一端就插在苘麻的果实——我们叫它苘盘盘——的上面，再在苘盘盘的中间穿上一根细细的圆棍棍，一般就



是用妈妈织毛衣的竹针，也有用铁条的，转上几转，然后捏住圆棍的一头或是两头，用手指轻轻一弹或是用嘴一吹那只倒霉的虫子，那只虫子嗡嗡地飞了起来，苘盘盘便飞快地转了，就像乡间那飞转的水磨，推磨虫也就因此得名。

推磨虫东一头西一头地飞，没个规律，这样扑起它来就比较费劲，因此能玩得上它还真不那么容易，这就让它显得珍贵。以前从没有人发现它的窝，至少在我的好朋友中没人知道。它的脚巴得好紧，我小心翼翼地从上头抠下几只，抓在手心，感觉它在手里痒痒地爬，好有力气，几乎就要挣脱我的掌握而去，我赶紧跑回家去，把它们放进一只玻璃瓶中，留下两只来让它驮着苘盘盘飞舞。我把剩下的几只送给了恒超和大军，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虫子。我像一个守财奴一样，把这件事当成个秘密一直守得很严，我不想让外人知道，让我的宝藏毁于一旦。后来我经不起大伯家二哥的软磨硬泡，又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一再叮嘱他不许告诉别人，这样，推磨虫的这个家就有我们两人知道了。

我们隔天会去那里取下几只，不敢取多，怕它们感觉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少了集体搬家。这样几个夏天下来，它们依然在那里活得很惬意，我们不知道它们一过夏天都去了哪儿，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年的夏天，在某个毒毒的日头下，又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下子就占满了去年的窝。他们总是伴随苘盘盘的长成而来而去，这让我觉得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苘盘盘的，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供孩子们驱使，做它们该做的事情——推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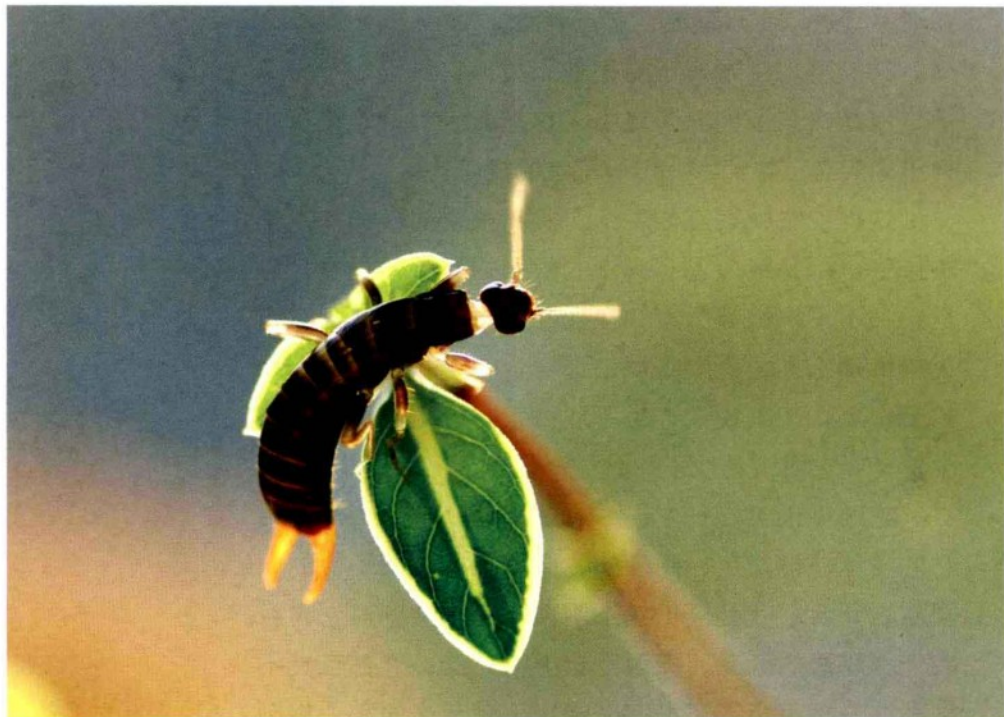
我们从它们的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实惠，除了自己玩以外，还把它们送给好朋友，作为回报，他们当然也会送给我们许多好玩的东西，这里面有陀螺，有玻璃球，还有那一吹就呜啊呜啊作响的芦笛；也有好吃的，比如米花团，比如糖豆子，比如桑枣子。

耙地虫

中文俗名蠼螋。昆虫纲，革翅目。

中小型昆虫，略扁。咀嚼式口器。前翅短，革质，作截断状；后翅大，半圆形，膜质，或缺如。腹端有强大尾铗状尾须，不分节。栖土石、树皮杂草中，杂食性或肉食性。雌虫有护卵和若虫的习惯。约1050种左右，多产于热带至温带。





又是一种与劳动有关的昆虫，乡下的昆虫就是勤劳，不但会推磨，还会耙地。

我老家耕田耙地用黄牛，现在早就用上了铁牛——拖拉机，我小的时候还没有。收割之后，播种之前，黄夹滩的大片河滩地上，大伯一大早就吆喝着牛下地了，两驾黄牛拉着一张木犁，雪亮的犁铧插进土里，翻起的泥土像波浪一样往一边倒，大伯一手扶着犁梢，一手扬着鞭子，嘴里哦呦哦呦地打着耕田号子，时不时地把手中的鞭子在虚空中挥一下，半空里一声炸响，两头牛的脚步便明显地加快了。耙地的时候我会跟着去看，大伯一脚前一脚后站在木耙上，在刚犁过的土地上颠簸起伏，一俯一仰，在我们的眼里，是很惬意潇洒的，遇到比较平整的地块，大伯会在耙上放上两只腊条筐，让我和二哥坐在里面，他拉着牛绳跟在耙后走，现在想起来，感觉真像是一艘小艇

在海上行进，有点颠簸，有点刺激。

其实耙地虫跟真正的耙地无关，它可不能帮人干活，但是在孩子们的游戏中，它拖着一根草棒爬行的样子确实有点像黄牛在田里耙地的样子。

这样说它就有点像牛了，实际上它的模样一点都不像牛，倒是跟山上石头下的蜈蚣的样子差不多，只是它长不了蜈蚣那么大，在我的印象中，它永远只有火柴棒那么长，也没有蜈蚣那样会咬人，要是它有蜈蚣那本事，想来我们谁也不敢去惹它，更不敢拿它当牛使，要它耕田耙地了。

它的尾巴尖上一左一右有两根紫红色的尖刺，跟它的身体一样颜色，硬硬的，微微上翘，剪子似的，会左右开合。我至今仍然不明白这两根尖刺对它自身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要说是自卫的武器，它甚至夹不疼我的一根手指，还没有蜜蜂尾部藏起来的那一根刺管用，更没有蝎子那根高高扬起的尾刺厉害。在孩子们的眼中，它的这两根尖刺却是大大地有用，天生地可以当作承载“耙”的工具的。百灵鸟因为叫声动听，成了人们的笼中之物，耙地虫因为这尾巴上的两根尖刺成了孩子们的玩物，我不知道它们非要生这两根尖刺干什么，要是没有了这两根刺，它们或许会活得更潇洒，也不用这样整天都得提心吊胆，动不动就被孩子捉住欺负一番了。

孩子们给它准备的“耙”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有时是一截巴根草的草茎，有时是一段细小的枯树枝，甚至是一片小小的树叶，这得根据当时当地的



条件来定，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会和它狭路相逢。耙地虫的家不怎么固定，野外可以生存，人家里也能找到它的踪迹。有时候你帮妈妈做饭，你在锅门口烧锅，会冷不丁地从草堆里爬出一条，你赶紧抓，揪住它的尾巴，掐一小段麦秸横着插在两根刺上，看它拖着“耙”在眼前爬来爬去。在灶前切菜的妈妈会感到奇怪，怎么锅盖刚才还在冒烟，现在却没有白汽了呢？也听不到风箱呼哧呼哧的声响了，小大子在干什么？叫了几声“小大子”没有回音，妈妈放下手中切菜刀转到锅门口一张望，气就不打一处来，她的小大子正拿着一根小草棒，拨弄着地上四处游走的耙地虫呢，灶塘里的火苗还不知什么时候就熄了呢。直到一只脚覆盖上自己的“耕牛”，耳朵上同时一阵火辣辣地生疼，你才激灵一下子从“耕田耙地的劳作”中惊醒过来，抬头一看，怒气冲冲的妈妈正拧着自己的耳朵呢，灶塘里也早就没有了火星，你赶紧扔掉草棒，绕了个草团塞进灶塘，使劲呼哧呼哧拉起风箱来。

那顿饭你当然没有吃好，因为你的疏忽，煮出的饭半生不熟，妹妹撅着小嘴拒绝吃饭，弄得你心中没着没落地好一阵难受。

可是就在你没情没绪一个人坐在锅门口反省自己过错的时候，草堆下又爬出一只耙地虫，你一伸手逮在手中，截根草棒插在它的尾巴尖上，看着它拖着草棒到处游走的滑稽样，一种简单的快乐很快袭遍你的全身，妈妈揪耳朵的疼痛、妹妹没吃饭的不快倏忽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卖盐的

中文俗名水黾。昆虫纲，半翅目，水黾科。
 栖息于平静水面或流速缓慢的水面上，身体细长，非常轻盈；前脚短，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中脚和后脚很细长，长着具有油质的细毛，具有防水作用。体色黑褐色，体长约22mm。以落水小虫的体液或死鱼体作为食物来源，通常群栖。在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经年可见。





我是在门前小汪塘那儿发现它们的。

初夏时节的一个清晨，我带个小玻璃瓶去门前的小汪塘边捉蝌蚪。前一天傍晚天擦黑的时候，我跟妈妈去汪塘边抬水，发现了它们，多可爱的小家伙们啊，圆圆的大脑袋，细长的尾巴，全身上下黑乎乎的，没有一点杂色，就像我们课本上的小逗号一不小心跌进了水里，立刻就泡大了好多倍。我想把它们带回家去，听说青蛙蛤蟆就是它们变成的，我想看它们怎么变。可妈妈不让我捉，说天快黑了，赶紧抬水回家，并警告我一个人不许去水边，我知道她是怕我掉进水里，如果凑巧没有人发现，那么她有可能就没有了儿子，“养儿防老”的愿望也就会成为泡影。可是小蝌蚪圆圆的脑袋一直在我脑袋里转来转去，害得我一夜没睡好觉。天一亮，我看妈妈扛着把锄头下地了，也跟着溜下床来，拾起个玻璃瓶，直奔小汪塘而去，我把妈妈的警告扔到了脑后。

汪塘前面有片草地，太阳从东边刚刚露出它的半个脑袋，每片草叶上就有了

它的半边脸。有几只尖尖脑袋的青青的灰的蚂蚱在沾满露水的草丛里跳来跳去，跟它们一起跳跃舞蹈的还有几只也是青青的灰的还拖着尾巴的小指头般的小青蛙，它们起床了，小蝌蚪肯定也醒了。果然，在靠近岸边的地方，有一窝黑色的小可爱在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把手伸进它们中间，轻轻往上一抬，明明好几只都在我手里，等我手掌离开水面时却只剩下一只了。等到我好不容易捞上来第六条的时候，再也够不着它们了，这群小蝌蚪大约意识到了危险，四散而去，游向汪塘深处去了。我不甘心，蹲在塘边，我在等，等它们重新回到水边。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光滑如镜的水面上，几只高腿跟脚的褐色小虫子在水面滑行，倏忽在东倏忽在西。起初我以为它们是大蚊子，可仔细观察了一下感觉不是，它们的个头比蚊子要大许多，细细长长的腿更加挺直，身体也是直的，看上去有点像一节小竹枝，或者一根枯树枝，肚子也没有蚊子那么大，更重要的是它没有蚊子那样的翅膀。我惊诧于这样的一只小虫子能在水面上行走自如，定定地在水边看了好久，并没有发现它们的脚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对它们产生了兴

